

“幸福敲门·暖心到家”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启动侧记

“幸福敲门”真正要敲开的,不只是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家门,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道题里,“最后一公里”怎么落、落得有多暖的那道缝隙。

6月27日上午10点,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荷花路街道朱家庄村党群活动中心,中国老龄协会会长孙硕鹏宣布:“幸福敲门·暖心到家”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正式启动。主会场外,七个省份的分会场通过视频会议同步联动,上千公里外的村落里,同样的敲门声即将响起。

这场由全国老龄办统筹指导、中国老龄协会联合各级民政老龄部门组织实施的全国性专项行动,并非一次短期集中活动,而是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:当“月探访率100%”的基础目标已经实现,探访关爱还能再往前走多远?

行动升级:从“一月一见”到“每日守望”,直面农村老龄现实痛点

“全国现有老年人口达3.23亿,超半数老人独居或空巢。广大乡村青壮年持续外流,留守、失能、高龄、特困老人长期处于‘独处缺照料、遇险无人知’的困境。2022年,民政部等部委发文,要求‘十四五’末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率达到全覆盖,这个目标2025年年底已经实现了。但一个月看一次,真遇上突发情况是不够的。”

中国老龄协会宣传部副主任岳琳琳一番话,点出了“提升行动”的真正由来。在农村,独居、空巢、失能、留守老人最怕的就是“没人救急难”——心梗脑梗的黄金救治窗口往往只有两小时,一个月一次的探访,救不了急。

于是这一次,频次被明确加密:在探访机制上,行动明确要求做到“每日确认平安”,即通过敲门问候、电话联系、视频连线等方式每天主动关心确认平安;“每周入户探访”,即入户嘘寒问暖,给予小事帮办、精神慰藉、爱心陪伴;“每月回访评估”,即由基层老年协会(银龄志愿服务队)每月服务回访、评估效果,随时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。

“农村是熟人社会,老年协会先天具有人熟、地熟、事熟的优势,用志愿力量去做每日探访,成本低、反应快、老人也接受。”岳琳琳说。按照方案,2026年先将全国1000个行政村作为重点支持点,共建共推,“十五五”期间基本建成常态长效、具有地方特色的探访关爱机制。

朱家庄样本:一群“年轻老人”守着“年老老人”

为什么主会场选在朱家庄?朱家庄的样本意义在于村党总支年轻、班子有力,村集体靠蘑菇种植园、足球场托管有一定收入,每年可以拿出40多万元给450多位老人发过节费;志愿服务队搞积分制,积分能换生活用品,也能作为推优入党参考,“年轻志愿者向党组织靠拢”形成良性循环。

在这个1732人的村庄,60岁以上老人有450多名,占总人口近四分之一。村里建立了“0531”养老服务平台——老人一键响铃,网格员5分钟上门,村两委30分钟制定方案,1个工作日内办结,累计解决老年人诉求23件,实现零积压。

更难得的是,这里有一支以低龄健康老人为主体的银龄志愿服务队。

队长刘世彬,64岁,退休前在济南市公安局工作,党龄41年。2026年春节前后,村里正式成立老年协会,他挑起了会长的担子。

村里440多名60岁以上老人,其中30位是留守、失能、独居的“重点户”。21名银龄志愿者将村子划成4个片区,每天早晨巡查,“开门没、冒烟没、听见动静没”——这三样对了,才算平安。

刘世彬讲了两件小事。一件是去年入冬,一位80多岁的老嫂子跑来找他,说天然气炉

子打不着,家里冷。他跟着过去,先闻气味、再看表、再进屋,把针阀一推、提手一拉,不到十分钟,火着了。“老人自己不敢动,动了容易出事。”

另一件更惊险。2020年1月15日早上8点多,志愿队队长刘道来巡到霍嘉广家门口——按习惯,老霍每天清早都该开门出来转,那天却大门反锁。刘道来警觉,上报村委会,翻墙进去,发现老霍瘫在床上,已说不出话——脑梗。多亏120抢出黄金时间,老霍捡回一条命。如今他恢复得不错,还张罗着带村里老人组团去贵州、北京旅游。“幸福敲门”四个字,在他身上不是口号。

刘世彬说得很朴实:“看似平凡,实际上我们村已经做了好几年。你说这一分钟两分钟的事,一看不对,及时安排住院——那一件,真能救命。”

但他也道出了基层的难处:经费。“资金,最后还是资金。全国基层老年协会共同的一个问题。志愿者完全是义务服务,紧急开支先由村委会协调,有时志愿者还得先行垫付。”

该村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刘凯说得很直白:“经费从哪来?村集体收入单列一块。我们村老人基数大,400多人发1000块就是40多万,还得继续把产业做起来。”

这个困境,也正是此次全国性行动试图破解的——通过“幸福敲门”提升行动,为1000个重点村提供工作手册、志愿工作包、意外保险、场所支持,用制度化的资源供给,为像刘世彬这样的基层志愿者减负赋能。

多方力量的聚合:从“单打独斗”到“生态协同”

本次提升行动跳出单一行政推动模式,构建“政府统筹+基层自治+公益赋能+专业医疗+科技支撑”五方联动体系。每一次温暖敲门,都是多方力量协同发力的成果。

一是基层村镇,乡土熟人社

员,依托农村熟人社会天然优势,打造低成本、接地气、可持续的互助养老模式。

济南市历城区从区级层面构建完善兜底政策:分层发放高龄津贴(80-89岁100元/月,90-99岁200元/月,百岁及以上500元/月),特困老人每月保障生活费1560元,建设750余家庭养老床位,免费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,布局55处老年助餐网点,为重点老人统一投保意外险。

朱家庄村则走出村级自治敬老样板。64老党员、退役军人刘世彬牵头组建银龄志愿服务队,21名低龄健康老人分片包保全村455名老人,重点盯守30名困难老人。每日8点前完成巡查,上门排查水电燃气、防火防诈骗隐患,累计处置居家安全隐患35处。

二是老龄基金会,大型公益项目为探访行动注入资源支撑。

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于建伟介绍,基金会通过“乐龄陪伴工程”6年投入超1亿元,撬动社会资本3亿-4亿元,在19个省份建成“乐龄之家”1500余个,惠及10余万农村老人。这些“乐龄之家”将成为各村探访行动固定服务阵地,为志愿者提供活动场所,常态化开展日间照料、文化陪伴、健康管理。

三是专业公益医疗机构,把专科诊疗搬进敲门服务全过程。

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彭志坤介绍,基金会将3700余名来自各地爱尔眼科医院的眼科医护志愿者整建制纳入“幸福敲门”统一志愿队伍,计划三年内扩充至2万人,全覆盖本次行动重点推进的1000个村镇。

“农村老人普遍存在‘老眼昏花是正常现象’的认知误区。”彭志坤说,基金会重点筛查白内障、眼底病、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致盲眼病,后续推出“睛彩银龄”救助项目,为低保、特困、空巢老人提供手术补贴,单例白内障资助1000元,信息化全程监管资金直达老人。

活动当天,来自北京、山东等地的20名专家在朱家庄开展义诊,为200余名老人提供心脑血管、眼科、耳鼻喉等健康筛查。中国中医学



“幸福敲门·暖心到家”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

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刘征堂当天在朱家庄义诊,看了几十位70到80岁的老人,感触“多病共存是常态,高血压糖尿病有人治,但定期监测跟不上,康复期针灸理疗在农村几乎是空白”。他的活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维度——探访关爱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其实是健康管理“最弱一环”,需要把筛查、科普、康复一连串补上。

四是民政老龄主管部门,顶层设计统筹全局,搭建长效机制框架。

岳琳琳介绍,提升行动是成长性民生工程,以全国倡议书凝聚社会共识。2026年重点共建1000个村级先行点位,整合五级资源集中打造样板,提炼可复制经验向全国推广。“中国有660万个村,不可能都抓得住,先看一看这些,之后让大家去学。”

至此,组织层面建立起清晰权责链条:全国老龄办统筹顶层规划,中国老龄协会联合地方民政老龄部门牵头实施,网格员、村干部、助老员承担专职走访责任,老年协会、邻里志愿者补充日常陪伴,养老机构、社工机构提供专业服务,多主体权责清晰、协同联动。

1000个点之后:成长性行动的长远考量

这次行动值得关注的地方是,其没有把自身包装成一个“资源全配齐了再上路”的工程。岳琳琳说得坦率:“发倡议书,就是举起这只手,企业、社会力量有志参与的都

可以进来。1000个点是共建、是试验——看看哪种方式既节约资源又有效果,再推广。”

山东已经打了个底子:68.9万名独居、空巢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纳入探访范围,月探访率100%。“五社联动”下探访服务人员超100万名,“暖心到家”成了省级品牌。但即便这样,刘凯仍说“还得再提高”——朱家庄的经验能复制,但每个村的集体经济、老年协会活跃度、志愿者黏性都不一样,“幸福敲门”要从1000个点长到全国,靠的不是一套模板,是一村一策。

倡议书里这样写道:“厚植文化根基,做孝老爱亲的践行者;聚焦急难愁盼,做探访关爱的行动者;汇聚多方力量,做有情社会的共建者。”

而从朱家庄翻墙救人的刘道来,到给老嫂子调燃气的刘世彬,再到村卫生室取号的老人,以及千里之外七个分会场同时举起的志愿工作包——“幸福敲门”真正要敲开的,不只是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家门,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道题里,“最后一公里”怎么落、落得有多暖的那道缝隙。

启动仪式当天,孙硕鹏和于建伟等人分四队入户。刘道范,80老党员,老伴79岁生活不能自理,是服务队的重点户,志愿者定期上门。这样的家门,在这一天被敲开了很多扇。未来,敲门声每天还会响起,对农村那些最沉默的老人来说,这声音本身,就是安全感。

(于俊如)

微介入激活乡土内生动力——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美好乡村项目“轻量化”产业振兴实践观察

■ 本报记者 李庆

近日,江西省瑞金市泽覃乡安治村举办美好乡村“守护者集结”乡村振兴系列活动,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打造的瑞金美好乡村四个项目村宣告开村运营。历经两年建设,瑞金市泽覃乡安治村、万田乡麻地村、大柏地乡横江村、壬田镇中潭村分别建成专属产业阵地,形成畚旗文旅、非遗体验、近郊休闲、景区配套四类差异化小微产业模式。

瑞金作为红色故都,坐拥红色文化、客家非遗、山林生态等多重资源,同时也是中部典型欠发达县城。项目前期调研数据显示,四座项目村常住人口均不足户籍人口半数,空心化问题突出。2023年,在新华社帮扶办支持下,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启动瑞金美好乡村项目,以“微介入、轻量化”为核心理念,通过“一个和美中心、一个小微产业、一个人才团队”的框架,在四个村庄进行差异化产业激活实践,探索以“小介入”实现“大效果”的乡村内生发展路径。

因地制宜分布布局 打造差异化产业赛道

项目联合高校公益设计团队,对各村原有闲置资源改造升级。泽覃乡安治村深耕畚旗少数民族文化,将闲置集体用房改造为畚旗文化旅游综合体中心,整合民族文化展示、特色餐饮、文创产品展示功能,同步盘活村内河滩荒地打造凤鸣畔湿地景区,走民族文化沉浸式文旅融合路线。

56岁的老党员李剑春是该村留守村民的典型缩影,因照料患有痴呆的母亲,他放弃外出务工长期留乡,收入来源单一、日常生活闭塞。文旅项目落地后,游客持续进村,李剑春

“此次四村正式开村,是公益力量赋能红色乡村振兴的阶段性成果,也是轻量化乡村发展模式的新起点。”

售卖自养土鸡蛋、时令果蔬每月稳定增收超千元;景区配套设施完善,村人流聚集,也让其母亲精神状态得到改善。作为党员,他主动承担起景区义务讲解、设施维护、游客帮扶等工作,自备工具修缮栈道栏杆,无偿为游客提供引路、物品打捞等服务,将文旅项目带来的家园变化转化为自主守护乡村的内生自觉。

万田乡麻地村依托本地百年黄元米果客家非遗技艺,建成黄元米果非遗体验馆,划分非遗陈列、手工体验、产品品鉴,以非遗体验带动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。麻地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产业建设,以“村集体+合作社”模式整合农户资源。刘海东是麻地村原村党支部书记,早年在外出经商的他选择返乡建设家乡,深耕本地红色资源,挖掘整理红色故事,义务为游客讲解,打造“长征第一站”红色文旅品牌。美好乡村项目落地后,他全程牵头推进选址沟通、施工协调、产业运营全流程工作,是项目落地村的核心组织者。依托“乡村开拓者”系列培训,他完成了从基层行政管理到乡村操盘手的思维转变,学会以市场、运营思维谋划乡村产业。2025年底运营方退出,他临危受命转型本土主理人,化身懂技艺、会管理、善经营的新农人,践行离岗不离心的初心。他是瑞金“引凤归巢”工程缩影,实现乡村发展从外部输血到内部造血的关键跨越,充分激



美好乡村“守护者集结”乡村振兴系列活动开村仪式

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。

大柏地乡横江村紧邻城区客源市场,依托原有欢乐谷休闲资源,改造乡村休闲体验中心,面向城市亲子家庭、红色研学团队,打造集红色教学、休闲餐饮、文创购物于一体的近郊短途休闲目的地,主攻城市周边短途细分市场。

壬田镇中潭村毗邻国家4A级罗汉岩景区,依托景区区位优势,紧抓景区客流配套服务需求,改造村内闲置农房打造“乡村会客厅·农家小院”项目,聚焦高品质农家餐饮服务,还与瑞金干部学院签订了餐饮合作协议,稳定承接研学、培训团队的就餐订单。脱贫户吴建昌依托本村产业扶持政策,成为粮食种植带头人,因家庭情况无法外出务工的他,在驻村工作队与项目基金扶持下,承包耕地面积从120余亩扩大至230余亩。目前,吴建昌常年吸纳60余名村民参与田间劳作,年发放务工工资达13万元,同时无偿为周边农户提供种植技术指导、稻谷代销服务,基础种粮产业与景区餐饮原料供应形成上下游联动,构建起“种养+餐饮”本地小型产业链。

构建三重支撑体系 破解乡村振兴三大核心痛点

区别于外来企业承包运营、重资产新建产业园的传统帮扶模式,瑞金美好乡村项目以阵地、基金、人才三重轻量化支撑,从根源化解乡村产业发展难题,所有载体改造均利用村内闲置集体资产,大幅降低基建投入、保留村原有风貌与乡土肌理。

针对乡村无固定产业阵地、集体闲置资源浪费的问题,项目坚持微介入改造原则,不大拆大建、不征用耕地,仅对老旧闲置资源进行功能性修缮装修,投入集中于业态

布局、设备添置而非大规模土建。改造后的和美中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,由本土团队自主运营,改造空间兼具产业经营、村民公共活动、文化展示等多重用途,补齐乡村公共活动空间缺失的短板,兼顾经营性收益与公益服务属性。

针对小微产业融资难、发展资金不足的痛点,项目设立专项产业扶持基金,采用村庄自主申报、项目评审的模式,定向支持本土小微业态,资金用于轻量化生产投入,不支持大额固定资产投资。基金以扶持本土农户自主创业为核心,填补农村小额经营性资金的供给空白,让小农户具备延伸产业链、对接市场的能力。

针对人才外流、本土能人难培育的短板,项目设立人才培育基金,开展两期“乡村发展开拓者计划”,累计培训赋能基层村干部33人,建立本土乡村运营人才队伍。项目运营由各村选拔村干部、种养能手、非遗传承人、返乡村民组成守护者团队,自主管理和美中心日常运营、客源对接、收益分配。李剑春、刘海东、吴建昌都是从普通村民成长为乡村守护者的本土人才。

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百美村庄项目部主任郝德曼表示,微介入、轻量化模式的核心,是做乡村发展的“赋能者”而非“主导者”,公益资源只能补齐乡村自身无法解决的短板,文化挖掘、生产经营、客源维护全部依靠本土力量,将外部帮扶转化为村庄内生发展能力,这也是项目能够长期可持续运营的关键。

公益赋能长效运营 红色老区乡村振兴形成示范式

开村仪式的举办,标志着四座村庄从建设期步入常态化运营阶段。值得一提的是,项目建立收益反哺机

制,和美中心经营性收益一部分用于扩大本村产业投入,一部分列入人才培育基金,持续吸纳更多留守村民、返乡青年加入守护者队伍,形成“产业增收—人才培育—产业升级”的内循环。

依托瑞金红色文旅环境,四个村庄的特色产业实现联动互补:中潭村对接景区客流、横江村承接城市研学、安治村打造民族特色深度游、麻地村提供非遗手作体验及产品伴手礼,形成了红都乡村小型产业集群。

从政策落地层面,该项目契合和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的要求,不套用发达地区规模化现代农业、高端民宿的发展模板,立足红色老区经济基础薄弱、劳动力不足的现实,以小微产业为单元,小体量投入、低风险运营,适配中西部欠发达乡村的发展现状。

乡村振兴非一日之功,重资产投入的产业项目易受市场波动、人员变动影响,而扎根乡土、由村民自主掌控的轻量化小微产业,抗风险能力更强。瑞金美好乡村项目的实践证明,乡村振兴并非必须引进大型项目、投入大额资金,找准村庄独有资源,以微介入盘活闲置资产,以小额基金扶持本土小微业态,以本土人才承接运营,能够低成本激活乡村内生动力。

此次四村正式开村,是公益力量赋能红色乡村振兴的阶段性成果,也是轻量化乡村发展模式的新起点。下一步,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将持续联动社会公益力量,完善守护者培育体系,协助四村打造本土特色品牌,打通线上外销、研学合作长期渠道。红都瑞金的四座村庄,依靠公益赋能站稳脚跟,最终依靠自身乡土资源、本土能人稳步前行,为全国同类型欠发达乡村走出了一条投入可控、村民自主、长效可持续的产业振兴新路径。